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三

明 姜寶 撰

昭公上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共王子康王弟齊國弱佐子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子皮子罕孫許人曹人于虢虢今靈寶縣

虢鄭地按滎陽虢都也此云鄭地則滎陽為近之

公子一段分明為辨公羊貶招之說而發録疑云春

秋以諸侯之弟稱公子者多矣何待至此而後發不

得以屬通之例耶故知胡氏不稱弟之說尤無謂不

足信據也　季氏私考虢之會鄭為地主也是時楚

公子圍執政而晉與通好也同主諸夏而交見其從

皆循會宋故事但各守舊約而不盟耳趙武所謂以

信為本者力不能敵而甘為人下之辭也豈真仁人

之心哉自是楚益横而莫能制趙武不能辭其責矣

按先晉自是記事之體當然此等處皆直書而義自見會號之是非與會宋同所謂尋宋之盟而請讀舊書加於牲上可見未嘗盟也趙武能以信為本而先之之說恐非

三月取鄆鄆莒邑在青州府沂水縣是為東鄆

王氏經世云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按取鄆出自季孫所為故不書

伐而書取自是罪之之詞非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胡傳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季氏私考諸侯地方百里者出車千乘其正卿始得百乘爾后子尚未為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遠從且人臣

見逐於君雖欲竊貲懼有追奪故士會奔秦荀伯以同僚故為之送帑及其器用財賄見其不易能也安有自雍及絳入反歸取酬幣者哉后子多其車乘棄國適讐幾於叛矣雖有自文之辭何足以為善也而乃謂之令圖天贊天豈助惡德者歟后子兄歿始歸此理所有但司馬侯所以過譽后子者或其為利所沒欲說其君以必納耳然實怙奸之言也而左氏遂真以后子為賢非矣　按書弟見秦伯為兄寡恩以

致其弟出奔胡氏後叚說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子莊公穿嗣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季氏私考左氏以狄為無終羣狄而杜預氏謂大鹵為太原晉陽縣皆非也蓋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尚有斥澤沙

河之名此其所為鹵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强悍而又有赤狄為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于箕為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故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吴復即其地敗之於大鹵猶交剛之志也　胡傳其過在毁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爾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荀簡皆此等啓

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密州長子）自齊入于莒

按去疾未立而書莒去疾與齊小白同見當有莒之詞也其不稱公子程氏曰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於大夫胡氏不禀命之說非也

莒展輿（密州次子）出奔吳

胡傳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

國矣　按展輿已立乎位而不稱爵見不當為君之詞曰莒展輿見其為莒之展輿而非莒之君所謂與陳佗同者是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季氏私考疆者正鄆田之界不使莒得侵之必用師備莒也

葬邾悼公

齊景公立齊魯之好復通邾子亦來朝故始會其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葬于郟謂之郟敖

季氏私考黃震氏曰經書卒而傳稱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為正今按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弑君大惡也豈以偽訃而得免乎公子圍若果弑君春秋豈有諱而書卒之理且殺其二子亦事之大者安得併沒其實乎　西亭辨疑據子夏傳靈王虔與令尹圍本是兩人而郟敖之卒實以疾非以弑也諸儒附會或曰以瘧疾赴也春秋弑君之賊未必肯以

弑父顯告諸侯春秋知其弑則書弑矣何獨於圍而從告乎或曰以申之會故為中國諱也商臣弑父使椒聘魯魯人受之春秋曷不為魯人諱而顧為列國諱乎或曰圍弑君而立恐其惡聞更名虔商臣弑父校之弑其兄子者其惡何如不聞商臣更名衛州吁齊無知皆不更名豈皆不畏惡之播聞者乎夫聖如孔子高弟如子夏有經與傳乃不足信而唯信左氏乎左氏載慶封之言以為圍弑兄子而代之者亦非

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按楚國之得立常在少者是時或有欲立之心因靈王立而不安其身也故出奔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宣子爲政而聘與國　季氏私考韓起厥之子也是爲宣子晉自趙武與楚狎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矣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惜乎

人心已散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耳

夏叔弓如晉

昭公之世三家益專公不為政其臣五如晉此報韓起之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季氏私考公孫黑字子晳公子騑之子公孫夏之弟也黑好在人上專肆憤心啓良霄之亂致游楚之爭

誠足以害國事矣至謂其將作亂不過羣族之搆言耳罪狀未明可以無死者也是時子産當國苟以黑為不肖去之可矣乃使吏數其罪而以國法殺之不亦過乎故不去其大夫夫子産不以親親保全孰謂其為政専尚寛哉　按是時子産當數其罪而廢之或出之不當遂致之死不去大夫而以國殺言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則鄭伯與子産誠過矣所謂罪累上者此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致少姜之襚　按晉以少姜非伉儷辭公未為不是公見辭乃復亦未為不是只當時不當親往不當失禮妄動所謂恭不近於禮不能遠恥辱者公也胡氏之說反似成少姜為適矣不可從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子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前此未有會其塋者襄公六年滕成始來朝與襄

同晉悼之盟會且又來奔喪於是魯亦遣大夫會其

葬終春秋皆會其葬矣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本魯附庸故雖從晉會列於諸侯而常來朝魯

以此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季氏私考北燕姬姓伯爵國幽州薊縣是其地也召康公奭周之支族食邑於召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胡傳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胡傳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

襄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氷之失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爕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氷之道合于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

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氷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氷未為不藏氷如五帝以前未有藏氷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為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氷欲以謟媚强臣抹撥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申今信陽州申國地謀吳也

季氏私考杜元凱曰徐在下邳僮縣東南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有徐城是也頓在陳州之南今項城縣界内胡在漢汝陰縣西北今頴州西北二里有胡城沈即漢汝南郡平輿縣故城在今汝寧府東汝水南淮夷在今淮之南北詩宣王率彼淮浦以省徐土則主淮北言名虎浮江漢以伐淮夷則主淮南言皆一人所有之地也申即漢南陽郡宛縣申伯舊封國時已屬楚今南陽府南陽縣也　季氏私考楚之所

懼者吳也楚欲窺中國則恐吳擬其後故晉與吳合而楚不敢北圖矣自會宋以來晉楚同好而楚無晉規於是遂自爲主而大合其所與之諸侯于申焉淮夷向無預會而亦至者以其爲東諸侯通吳之道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流亦要地也則斯會蓋爲拒吳計耳左氏以爲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恐未必然蓋盟宋會號楚皆與晉同霸晉既甘心讓楚矣何必再求諸侯而盡及近淮小國邪夫齊魯曹衛諸國是時

皆已通吳而其道由淮以往此楚之所急在淮也故特私與屬國為謀以斷吳通中國之道而晉自此亦不得通使於南方矣若其為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其屬國固宜有之矣　按會吳殊會以中國先自為會而後會吳也若淮夷則直同會而已何必殊會為文耶　楚書爵見諸國之君皆來而楚子親臨焉屬詞所謂志其強者是也

楚人執徐子

按史記札使北過徐還而掛劍徐君之墓可見吳通上國道必由徐今執徐子為其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為貳已也　屬詞此申之會也徐既世事楚而又服於吳徐子又吳出也故楚人執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列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

季氏私考齊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魯齊讓而又奔吳吳雖與之朱方使居之然未仕其國故猶繫之齊楚伐吳而慶封在焉以其為齊通吳之使也故殺之非為討賊也慶封之罪楚未必知雖知之亦未必以為討也然曰慶封則誠以其人為有罪耳狥軍之說恐亦未必然

遂滅賴

賴即漢汝南郡褒信侯國廢城在今汝寧府光州息

縣東北賴本近楚之國必依違吳楚之間而不能自立者也故楚秉伐吳而滅之

九月取鄟

季氏私考取鄟不繫之伐國則鄟本自爲國也其非滅爲莒屬明矣鄟素屬魯曷爲取之始以爲巳邑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季氏私考豹以日卒正終于位也左氏謂牛置虛命徹則過矣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傳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

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不言其故

孔氏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内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宰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宰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

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屬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作三軍時猶是三家得其七公得其五至是則公室止有貢而無復有民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讐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

屈申之為人臣也國亂不能去北面而事冦讐足以
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汪氏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
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訴幾不免於
辱盖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
公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今莒州地

季氏私考牟婁本紀邑為莒所取防玆莒二邑名杜元凱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玆亭按平昌城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姑幕城在今諸城縣西十五里牟婁則在防玆之間而南界於莒今皆隸青州牟婁防玆入於魯則地與諸城聯屬矣

又云及者有别之辭地而言及所以别彼此也葢牟婁莒取於杞者也防玆莒本封地也而聖人正疆理之意見矣茍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於取讙及闡

例可以通乎　家氏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秉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之内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盖置其君於陷穽罟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

謀實兆於宿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按公在晉而季氏納牟夷晉以莒愬欲止公罪固不在公也故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師至魯地為追討牟夷也故魯人敗之

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朱方今丹徒棘櫟麻楚東鄙三邑亳縣東北有棘亭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伯翳之子若木封於徐穆王命徐子掌徐夷得朱弓赤矢乃稱偃王楚熊渠始稱王吳壽夢稱王越勾踐稱蠻王　季氏私考越姒姓子爵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紹興府古越州也二十餘世至允常盖此時越稱人微者來會耳蔡陳許頓沈徐在吳北素服楚威而越在吳

南能為吳患楚子合此七國以伐吳夾攻之術也吳欲北與楚爭則恐越人之擬其後而吳自此不易報楚矣是時季札仕吳能遠通上國而不能近結越人亦未見其謀國之善也然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養鋭既久而州來之滅長岸雞父之兵漸奮起焉至於栢舉則一戰及郢矣然則以兵侮人者豈非自侮之道邪李亷氏曰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

葬秦景公

景公之卒魯始往會其塟以南北之從交相見自此也

夏季孫宿如晉

按季氏私考謂君歸則臣往乃當時事伯之禮如此抑强臣所借以自結納於伯國也左氏以為拜莒田恐非抑或為納牟夷之故恐晉討及已而往晉欲止公而於宿反不之問也非又以晉卿者為宿地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胡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閽寺殺世適瘞而父子之恩絶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

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亦相似而平公不知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薳罷字子蕩時為令尹　楚虔至是三伐吳矣制吳將以得志於中國也使無乾谿之弑其禍豈但已乎

冬叔弓如楚

是時晉益不競楚圍驕侈求諸侯于晉以會申而魯不至於是使叔弓聘明年遂啓疆來召公公遂親往朝楚

齊侯伐北燕

王氏經世左傳將納簡公按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納北燕伯亦不克而還不書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于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

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
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
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
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廬陵
李氏曰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襄公之世齊數
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
汲汲於齊可知矣又曰按左氏注暨齊平者齊求於
燕而與之平蓋杜氏從許惠卿之說也今推之經例

曁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湓盟正與叔還湓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曾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事則兩得之矣葢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

三月公如楚

屬詞楚靈章華之名公不敢不往晉既以諸侯予楚

魯不能拒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穀梁曰内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季氏私考舍左氏作婼豹之庶子也是為昭子豹卒距此二十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年之喪者歟舍以賢稱蓋本於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

汪氏曰自如楚今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宿文子之子武子也

子紇嗣是為悼子悼子卒未見於經豈未為大夫抑或卒在武子之前而其子意如即以孫繼祖為平子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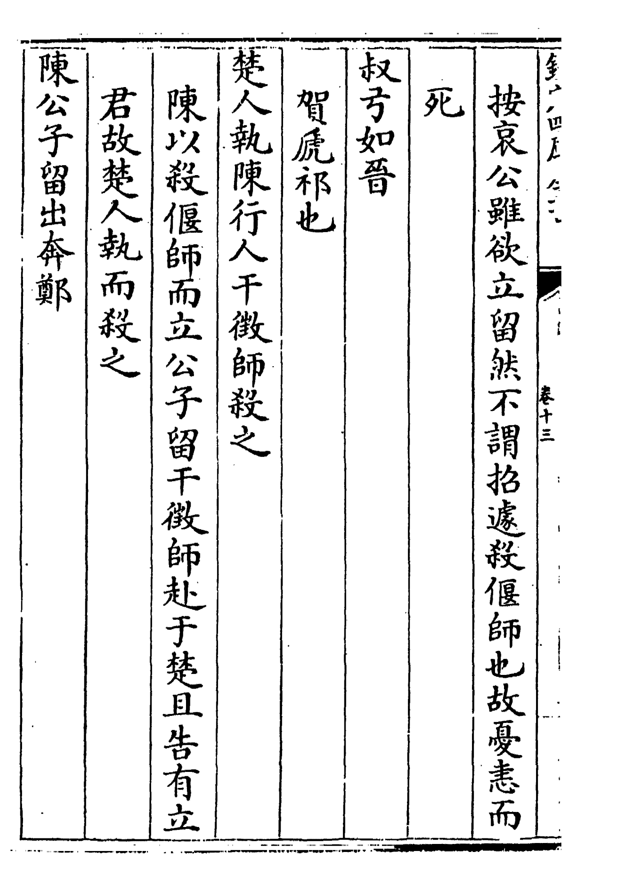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生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憂恚而死　按哀公以憂恚而速死則有之左氏以為縊杜氏以為自殺恐未然　王氏經世孔氏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干徵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

楚師來討又推過為首得免重責焉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為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今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仲尼知其深意以招為首也今按稱弟以殺世子叔父之親加戕于國儲君貳之重以立庶孽致楚滅陳其惡甚矣哀既有世嫡又屬其嬖孽於二公子戕其國本哀自為之也書曰陳侯斥君之辭餘如孔氏說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楚滅陳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



按哀公雖欲立留然不謂招遽殺偃師也故憂恚而死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以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故楚人執而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柖所立也

秋蒐于紅

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馬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王氏經世此三家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其材勇之士以强私黨耳春蒐者獮之淺秋獮者獮之深此秋而行蒐禮姑淺獮而寡獲示不貪於從禽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諸家非時

之論殆未盡其情也　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
魯西界與宋衛接境則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
此獨不稱大者首著公不得與而歸惡於三家也
此年蒐紅十一年大蒐比蒲二十二年昌間定十三十四
年比蒲　屬詞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
示强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悉書之定十四年
比蒲之蒐經書邾子來會公則凡大蒐皆公在可見
而不書公者師衆非復公有史不虛飾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臨川吳氏曰按哀公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免巳人其可欺乎　季氏私考國亂無政歸罪於公子過而衆殺之歸罪於過者以立留之罪歸之蓋將以自解於楚也公子招賣國之情於是乎見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孔奐公子招之黨

按楚子志在取陳故不能正其罪而殺招之黨孔奐失其用刑之輕重而亦不顧如此謂奐與楚通謀以滅陳而旋以不忠見戮非也楚子豈能及此乎　季氏私考偃師之殺奐亦預焉故併見殺楚師既入陳而始討殺偃師之罪其志本在滅國豈真為討賊哉招專權亂國自知有不赦之罪必有二心於楚故以

殺偃師之罪歸孔奐而已反為從得免於死其賣國賣友之情具可見矣放者覊置之而不使得復國也是時楚越方通故放之於越

葬陳哀公

屬詞哀公卒葬於輿嬖殺馬毁玉加絰於顙而逃豈有會葬之事葢楚既滅陳以放陳子招殺陳孔奐葬陳哀公來告而書　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所據魯豈於其葬而

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楚之與莊四年齊侯楚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與楚哀公皆蒙上文云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於陳

季氏私考八年叔弓如晉巳貳楚矣至是楚子滅陳告魯使會楚且言將親臨其地蓋欲致魯也叔弓不得已而往會之亦見魯之不立矣

許遷于夷

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於此

季氏私考夷即城父本陳之閒地在淮北晉屬譙郡

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成十六年許已遷葉

至是楚以葉為方城外蔽欲兼有其地故遷至夷耳

夏四月陳災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

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

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于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按王氏經世以為陳未嘗滅非也蓋經文明書楚滅後公子吳歸陳實由棄疾封之安得謂楚未滅陳乎季氏私考又謂

叔弓春會楚子而陳災在夏未嘗目擊其事按春不言月而陳災在夏四月則叔弓此時尚或在陳未可知即不在陳或聞之於途次歸而語其故亦未可知也故知當從胡傳為是

秋仲孫貜如齊

羯之子也是為孟僖子　報襄末年慶封之聘也叔孫舍如齊以暨齊平故往蒞盟而非聘今始聘云

冬築郎囿

屬詞昭公擁虛器而築囿蓋三家分魯而以此娛其君惜乎昭公安之而不悟也策書實錄其鑒戒昭矣

定公築蛇淵囿同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季氏私考施公孫竈之子公孫欒之孫施嗜酒多怨同列惡之故出奔此晏嬰為政而去不肖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胡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當時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王氏經世按舍中軍是借三軍復古之名以掩中分魯國之實耳其平居也四分其民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至其出軍則季氏專將一軍身為元帥而孟仲各將一軍之半以為之副此所以雖曰舍中軍而三卿帥師蓋舊額固存也八年蒐于紅自根牟

至於商衛革車千乘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則魯軍制非能復古可見矣叔孫婼居守故叔弓所將者叔孫氏之兵也取鄆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季氏私考按魯之三軍既掌於三家矣叔孫不預而叔弓代將者見舍中軍在豹卒之後乃季氏所欲自專而舍則不欲專掌其軍也故獨居守不出此舍之所以為賢歟自舍外其後非三家不將兵矣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辛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當弑父故書名以明當見殺虔以蠻夷肆欺詐欲殺般而滅其國明非討罪兩皆有罪之辭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王氏經世按楚奉孫吴討陳名將定其國陳人聽命

而遂縣之今又誘殺蔡般而圍其國其辭於人人必曰是討其弒君也春秋深惡之故名虔於誘般殺之上言罪與般等耳夫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于兹以楚子為之會主也以弒君之賊同惡相求諸侯非惟力不能討亦勢不敢討矣今楚得陳又欲舉蔡故為此詐諼固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三年之後以倡義致討責之懷惡之人哉楚子未暇治也而責其討般胡氏之義疎矣　季氏私考以棄

疾圍蔡繼之楚虔誘殺蔡侯之下見楚欲滅蔡之謀本主於虔也棄疾特不當為虔盡力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季氏私考歸胡女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而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於經者為公子時娶也左氏以襄夫人為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矣

大蒐于比蒲

季氏私考黃震氏曰諸家皆以大蒐爲越禮非也謂譏昭公居母喪而蒐亦非也兵已不屬昭公矣趙鵬飛氏曰大蒐田獵之名三家數軍實以傾民心非爲供家廟賓客充君庖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季氏私考汪克寬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覇之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曾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讐隙益深至同盟

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曾會
悼公之塟是以此盟禓祥以脩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王氏經世按蔡世子有與楚義不同生堅守不下其
志亦可閔矣厥慭合天下之兵畏而不敢救遣使丐
請於楚卑辱已甚夫宋之盟以弭兵名諸侯故諸侯
從楚致其背盟肆暴欲逞無厭於陳蔡晉不能以義

責之而反以姑息含忍冀保前好豈不悖哉春秋備書諸國之大夫罪之也胡氏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春秋恕其不能而不求其備失聖人之意矣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按叔向以為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此公之罪

其以為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者此則三家之罪也總之以殆其失國專指公則非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王氏經世按楚誘蔡侯般而殺之其世子有痛父飲血誓不與讐賊俱生被圍八月抗敵不下力盡勢竭終不肯屈服故為賊虔所執而虐用之怒其拒師之久也有之於世子之道得矣故書之以閔而賢之也有受命居守父殺國圍窮迫之中捍敵不暇固未暇

立乎其位則世子者其本稱也公羊以為未踰年之君非矣又謂不君靈公不成其子尤非也不羮城定陵西北有不羮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齊景貪而無信以燕君與燕人市然後納諸燕邑季氏私考杜元凱曰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按唐縣屬直隸保定府北燕伯播越于外至是十年藉齊之力僅能納於別邑盖為强臣所

拒不能得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如晉者再五年十五年如晉至河乃復者五二年是年為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屬詞晉平末年再如晉辭弔少姜一不納三朝晉昭再

不納再朝晉頃復不納則以晉政多門而魯之土地人民皆三家有之晉人謂公不能為有無也據昭十二年左氏謂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晉人以取鄆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奔齊使晉人但以莒故二子何懼之甚唯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愬巳于晉故私屬晉人使不納公此二子者所以叛且奔也後公孫于齊再如晉次于晉地之乾侯而晉終不肯助公返國則由晉

大夫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公故也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輙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以楚方滅蔡而國有大喪懼生變故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即成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初或譛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懐寵也　家氏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字子仲襄公弟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故蒯與慭謀之既告公而慭遂從公如晉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髙氏曰季氏

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憖不克而以費叛憖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徐吳姻國楚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而又伐其國為其通吳而不閉道也

晉伐鮮虞季氏私考鮮虞子姓國狄之别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中山今為定州其東南為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為鼓子國下曲陽之西南為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三百餘里後漢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廮陶縣即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理志云下曲陽有鼓聚

故狄鼓子國則中山鉅鹿之地皆狄區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為白狄别種失之矣白狄自為一種在今延綏葭鹿之地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為一種也　晉陽城在今太原府樂平縣東五十里

狄之諸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即冀燕皆先王封國而羣狄得以雜處其間皆先王所置使之並生而漸中國之化者也狄雖為患今亦衰矣而鮮虞未見侵擾何以伐為晉之為此不過闢土服遠之計而自此狄地漸為晉有矣晉以號舉者以詐用兵亦狄道據實而書見其異於中國也　屬詞晉雖不競猶稱

盟主楚合諸侯于申伐吳滅陳誘蔡侯般殺之滅蔡而晉人方以詐滅肥伐鮮虞甘心於羣狄故伐鮮虞稱國責其棄中國於楚聽其吞滅非復諸侯之盟主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王氏經世按南蒯之叛雖以不見禮之故然其謀一則曰歸其室於公一則曰我以費為公臣蓋亦不平季氏之所為而不忘乎公室未始欲以邑附他國也

故後雖以費入齊而君子不名其叛惟於此書圍費則其罪之在季氏可見矣公山弗擾以費叛名子欲往夫子若往豈使弗擾效順於季氏而已哉反之正必使公室與季氏與家臣各安其所是春秋書圍費墮費之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乾谿杜元凱以為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蓋楚滅陳以乾谿為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於此以時駐師游觀馬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註云有乾谿在

縣南者即其地也

季氏私考比稱公子本楚卿也自晉者因晉力也歸者易辭內有應也歸不言復其位未絶也比去國十三年矣位猶未絶何也見楚虔以兄弟故而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族屬則猶存卿禮於義未絶耳歸于楚者歸至其國之辭也若未至其國則當書楚公子比自晉歸弒其君于乾谿不得以至國之辭言矣

又云楚虔暴蔑小國虐殺大臣而又築章華之臺三

年不成國人怨之羣失職者皆有亂心觀從本蔡故

臣志尤不靖而虔又常至章華荒於逸樂人莫以告

也晉昭嗣世承父久衰欲合諸侯衆皆畏楚厭愁之

會計無所施故乗楚有隙而奉公子比以歸則羣小

開門延納而即鼓衆以至乾谿道自蔡都而觀從在

蔡亦從亂焉棄疾時為蔡公倉卒不能禁止遜辭自

涸使惡黨不疑則或有之但棄疾素有才智又握重

兵必非亂衆所能刼持而觀從以亡國遺孽勢亦孤

立豈能倡亂於蔡公之側故楚虔之弒公子比倡亂而弒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則主此謀者專在晉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左氏乃曰觀從名子干子晳彊與之盟入襲蔡公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殺太子祿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告之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及訾梁而潰楚子縊于申亥氏如此則弒虔由亂衆而所恃以爲主者棄疾也比特爲人所

脅耳於法應書楚人弒君以著衆亂之實豈得專歸大惡於比且比之歸本因晉力而國中應之傳載叔向之言曰去晉而不送則與經文書自晉之意不合矣又曰歸楚而不逆則與經文書歸之意不合矣太子禄既為棄疾所殺則大事也亦應與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同例烏得沒而不書也故凡左氏之說類多輕聽傳聞君子於此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季氏私考比稱公子卿而未君也比弑虔而即見殺其未君可知但曰公子比而不成之為君則有罪之辭也棄疾雖不能止奸禦亂然實未嘗預弑虔也隨能以賊討比雖云假義亦可以免矣比之死棄疾之所手刃左氏以比為自殺非也上文正比弑君之罪而於此特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與棄疾之能討賊也棄疾若果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於法自應書棄疾弑其君比矣烏得隱晦其辭而曲為之說乎　又

云棄疾代虔而立是為平王左氏曰棄疾即位名曰
熊居豈以舊名人所常稱而既為君則不欲復用邪
熊居既立既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復封陳蔡修好邊
疆志在息兵不輕用武終其世諸夏怗然雖嘗殺戎
蠻戰長岸未免爭强然蠻性無常而易亂則北方利
害之所關吳兵無故而遠來則東境安危之所繫猶
為靖國計耳視陵虐中華暴蔑小國者異矣雖其用
意本欲自私非亦楚君之賢者歟按棄疾未嘗立比

為王蓋比自立爾比為王而稱公子乃有罪之詞棄疾殺比而得稱公子則亦討有罪之詞胡氏以為歸獄棄疾誅其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者非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

張氏曰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誇諸侯故楚虔盡名諸侯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斃乃

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暱本末倒置内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隳霸業也　季氏私考晉平公時與楚並主夏盟自宋虢二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熊虔暴虐遂無忌憚晉之失諸侯葢已久矣豈為成虒祁之故哉昭公嗣位欲復覆圖而又畏楚强不敢大合厥慭之會救蔡不能晉亦無如之何矣不得已而奉公子比以歸假手殺虔以除中國之患而昭公始得大合諸侯劉

子亦預假王臣以為重盖仍成襄時尹子單子會盟諸侯故事也據左傳會以取鄟故而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將服齊則恐未必然耳盖魯之伐莒於經本無取鄟之書齊之代興於傳徒有投壺之戲安可據以為平丘會盟之實哉若夫諸侯既散而欲示以威此則勢之所必至也但不能修德以一人之心而徒恃甲車之盛則何以使人心服邪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家氏曰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無復自强之志楚由是竊覇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丘號名諸夏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脇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

公不與盟

季氏私考去年昭公如晉至河乃復魯以南蒯子仲之憂正卿未往致謝此晉人怒魯之本也邾莒自會號以來亦未與晉通好至是晉合諸侯而以威責貢邾莒無以諉罪乃秉晉怒魯而曰我之不供魯故之以晉於是乎拒公使不與盟且執季孫意如以歸夫以貨財之故而威之所加先及於魯雖人望弗恤焉何以使諸侯有固志哉戴溪氏曰桓文之覇先屈意

交魯今昭公欲復覇最先治魯晉之盟主止於此亦
理勢然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
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専魯政矣惜乎汨於私欲
但知以覇令威魯而不能以覇政治季氏是以徒能
辱魯君而季孫得逭其討由晉之諸卿専權而庇强
家故也

公至自會

吳澂氏曰公雖不與盟然已與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靈藉以發難令既得位遂復陳蔡以暴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於已以説中國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狄得滅而復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淳氏曰國復乃楚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王氏經世按先是公子慭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事雖不遂公之欲除季氏明矣季氏見執而公復如晉人皆以為請季孫而譏其失進退之義以吾觀之公之意殆謂此除季氏之機也郲莒之事托於請之陰欲以明之然晉之執意如本以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之一言而已未暇深問相犯之曲直也晉之

大夫亦魯之季氏豈有為魯討不臣之事哉

吳滅州來

傳曰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則州來夷國也屬於楚者也　高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春秋詳楚伐吳畧吳伐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胡傳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强之

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平公頃立卒子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為共公

胡傳卒自外録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

內録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甍若意如者其傲狠
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
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
節皆若是耳茍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
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
鐸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

庚輿許之　時莒君卒大臣各專廢立至於相殺如此而莒著丘公不足善其身後可見矣　左傳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眛卒姪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胡傳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

此記禮之變而書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季氏私考朝吳名蔡卿公孫歸生之子歸生父字子朝而吳以王父字為氏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未必吳能復之當時必有以忤楚平王方救患詰姦亦同惡焉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矣　王氏經世按朝吳於蔡亦有功

於平王費無極害之者害其寵也朝吳安於下位似非貪寵利者惜乎復蔡之後不蚤自謀焉推朝吳之心内不忍遠於其君外不敢自踈於楚王有此兩難則勿居其位可也張子房韓讎已報不賴漢寵翩然物外得其道矣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主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之言在其上者所以生及難之慮楚王所以信速飛之謗也費無極固巧於讒然在君子亦豈可不審於自處乎書朝吳出奔以名

利累其心以至於此亦見吳之不智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鼓人以城叛鼓地在今真定府晉州

季氏私考左氏載荀吳圍鼓以鼓子鳶鞮歸其事經文所無晉於鮮虞伐之又伐盖本以殄滅為期者也此皆廣地之計豈有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耶左氏好為迂談說盖不足信也

冬公如晉

左氏曰平丘之會故也　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耻也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逢亮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四

明 姜寶 撰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季氏私考徐遠齊之國也而齊侯親將伐之何名哉蓋齊欲通吳而道為所閉耳觀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則齊固與吳通者也申之會楚合淮夷執徐子所以斷吳之道也淮夷既不可伐則伐徐而已矣雖勤兵遠略非為國之道而姻邦使絶勢亦有所不得已

馬耳不然晏子相齊方以君顯豈宜無以諫止哉按徐非遠齊之國伐以通吳說則是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今汝州為周王畿地亦即戎蠻子邑也州西南有蠻中聚

季氏私考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蠻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杜元凱曰河南新城縣有蠻城即今南陽府汝州西南蠻中聚也西踰伊闕則為陸渾之戎矣以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蠻子而殺之左氏謂楚以

蠻子無質豈非為其從晉乎誘而後殺不易屈也楚子號稱賢君而誘殺戎蠻子此其為夷狄歟

夏公至自晉

汪氏曰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胡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辱其困辱亦甚矣

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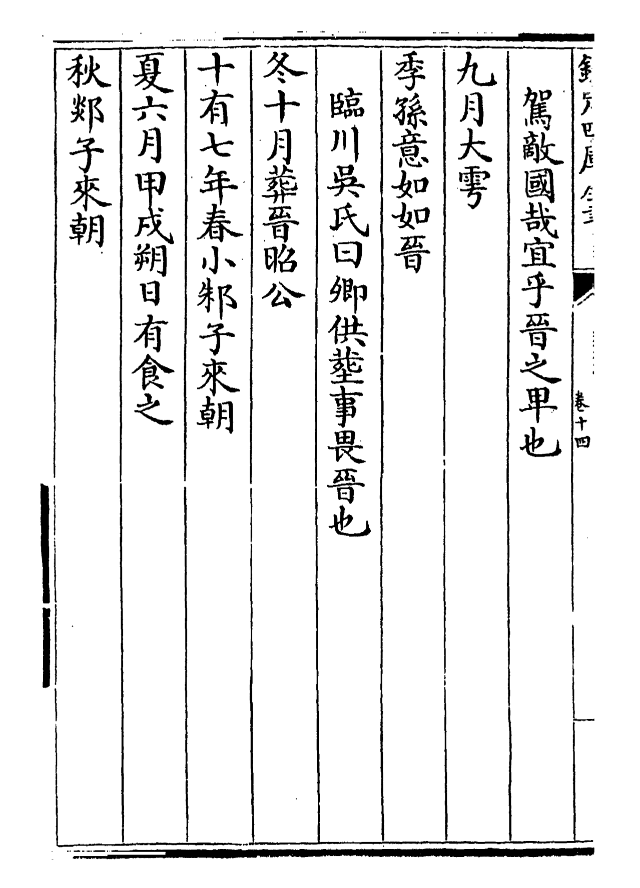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廬陵李氏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慭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先儒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隳廢春秋所書皆録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雍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㢢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

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讐於

廡下而與之干櫓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

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攺物厲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覿德而虒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



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臨川吳氏曰卿供楚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季氏私考郯自襄七年朝魯久不來矣今以魯結婚於吳而娶孟子焉郯畏吳故來求庇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于伊川侵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臧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強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又何褒之有哉　王氏經世晉非為王室除患乃因其貳楚而陰襲之使非萇弘先見戎

備素警則為王室之震驚也大矣書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罪之也無王命動大衆掩戎狄之不備不顧郊甸之震驚言滅則是利而取之非攘之也凡此數者皆不待貶絶而見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胡傳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名伯立子朝歷

轂載而後定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强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

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强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季氏私考長岸杜元凱以為楚地蓋吳兵至楚境而楚禦之水戰也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趙鵬飛氏曰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為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辛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季氏私考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劉原父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

六月邾人入鄅鄅小國妘姓禹之後也今沂州北有鄅城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今內鄉縣季氏私考白羽即析本楚西北鄙地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也

十五年楚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此自葉遷也夷本閒曠無人之地許人遷焉及墾治可居則楚人於此城章華臺而有之故又為之遷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王氏經世張洽問於朱子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之藥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朱子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堅固

之類已有此類矣止所以稱弒以此　西亭辨疑許悼公疾飲世子止之藥而卒盖以藥弒之也不然止何奔晉也奔者懼罪而逃亦猶魯閔公薨而夫人孫于邾之類是也按三傳皆謂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且為之辭皆妄也歐陽子之辨詳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季氏私考高發傴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

輿又以郯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逐庚輿而歸郯公以為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衰而為鄟陵爭霸之端也　王氏曰齊景爭霸之心不下於僖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季氏私考蔡般許止以子弑父事在宮中尤為隱秘

則深沒其迹而以疾卒成喪一如常禮故蔡景許悼皆以葬書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季氏私考會稱公孫國卿也髙閌氏曰會子臧之子葢公羊之説而左氏無之未足信也會距子臧辭立時已五十五年宜亦老矣未必以罪致奔而況子臧之風久猶未泯曹悼公豈遽逐其子邪意必别一公

孫耳按悼公即位甫及三年以會為强臣而逐之則
强於政治者之所為似非暴君薄待子臧之後者由
是觀之會豈子臧之子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季氏私考宗魯知齊豹之謀而不以告其主誠為食
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然能以死自明但可責其不
學無術耳與手刃殺人者宜不同科説者乃因仲尼
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則聖人用刑顧可舍首惡

不誅而治不幸陷罪之人乎左氏序此多失其真如孟縶之殺本秋事也而傳乃序於七月之前公子朝褚師圃之奔以罪見逐也殺宣姜以子弑母也皆事之大者而不見於經安可盡據以為實邪竊意孟縶必為靈所寵而怙勢以凌羣臣故齊豹輩使人刺殺之非衆亂也胡氏家氏之說皆過信左氏矣惟穀梁與孫張三家不失經義今載於後穀梁傳曰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

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孫明復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無政刑也張洽氏曰縶疾而廢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其國舜所以盡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合比弟向寧向戌子華定華弱弟出奔陳

季氏私考君子違不適讐國陳宋之讐也故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為亂而宋其危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平公卒子朱嗣明年朱奔而隱太子之庶子東國立是為悼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頃立而通嗣君　屬詞晉自景而後始來聘魯文襄

之伯雖受魯朝聘而不報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傳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

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季氏私考左氏傳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

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令按楚人懼無極而出朱是朱之奔為國人所逐也朱曾祖靈公般為楚所戕祖世子有為楚所用而朱往奔焉豈其所欲哉亦懼楚之殺已信乎其往愬也朱奔楚而楚之强暴見矣　公羊以朱作東而謂東即東國非也朱去而不復者也　楊士勛氏曰諸侯奔死於他國例不書卒觀二十三年東國之書卒則東國必非

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報士鞅之聘也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汪氏曰晉即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况是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盖士鞅始來聘時以從鮑國牢禮加四牢而終不悦故今托辭以拒公爾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十九年高發伐莒矣莒猶不服故景公親將以伐之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刼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内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

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前此兩蒐書不時也此蒐時矣而書主剌大夫盛強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興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王初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兵以相攻於是大亂　不曰京師而言王室主乎王之私

家而言也以嫡庶並爭亂在家室而不當以京師言也　胡傳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今鞏縣西北有皇亭由湟水而名湟即皇也

胡傳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

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别乎諸

王子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盖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王氏經世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皇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入者難詞也公羊云其言入何簒辭也榖梁云入者内弗受也皆妄　季氏私考王城在今河南府城唐

苑内漢為河南縣即武王定鼎郟鄏處周公營此以為都洛誥所謂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乃周之京師也不言京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衆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内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久不得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存亂兵相拒故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於書入之義始合

冬十月王子猛卒

按猛未逾年言崩則似已成尊之王言薨則似五等邦君故寧稱卒如此　臨川呉氏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為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為武城人取邾師邾愬於晉晉人來討而往聽命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髙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畀巳故也

晉人圍郊

以子朝在焉故也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

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屬詞子頹之亂號鄭成復辟之功子帶之亂晉文成復辟之功雖其績甚偉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故皆不書子朝之亂晉籍談荀躒以十月帥師納王于王城而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即位十

二月晉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閏月晉箕

遺樂徵右行蹕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春正月二師圍郊郊鄩潰王使告間遂還亂未弭而王告間必二卿不親兵師不肅也明年三月晉侯使景伯涖問周故于介衆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是豈無觀望之罪乎既而徵會于諸侯則曰明年會于黃父謀納王則又曰明年其怠於勤王如此故經書圍郊居狄泉立子朝以著其罪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因朝于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昔也魯弔去疾之喪庚輿嘗有好於我故以為託而來奔焉　胡傳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兑

死道左而出奔於曾幸矣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雞父杜預云安豐縣有雞備亭在其南即此安豐今壽州南有安豐鄉乃故安豐縣也今為霍丘縣

滅非滅國之滅謂身死而全軍敗没之稱獲則見擒於戰陣之稱也　胡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而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於鷄父鷄

父似當在鍾離西州來東是時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潛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

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

亂自熄矣　獲時亦是生獲獲後乃死爾若戰而死為死事之臣恐不當言獲矣

天王居于狄泉季氏私考狄泉杜元凱曰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今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為一城而狄泉在其西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故城內也至二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遶狄泉入城內耳　按是時敬王欲入成周而成周人黨子朝故未得入欲入王城先儒謂子朝黨多在王城不知

劉單已在王城矣當不復有子朝黨於此而敬王之立必自有擁之者亦非劉單所奉以為主也故亦不得入王城而居狄泉蓋畏劉單之專制而姑居此以待事定至晉納王入成周子朝奔楚後諸侯之城成周也然後擴而大之併狄泉亦入成周城内於是遂即此為王都定居焉而不復還居前此之王城矣左氏謂敬王為劉單所立其以王如劉為避子朝也説俱未為信然

尹氏（名固）立王子朝

按子朝久未得立以人心不服而前此有劉單挾猛以相抗也今猛卒而劉單敗敬王雖立然勢未張於是始自郊入尹依尹氏得立焉其立蓋於舊都故不言地意者因敬王在狄泉藉尹氏大族為援遂乘間以入王城爾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之西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

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胡傳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

馬今此書有疾乃復殺聄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聄自强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子何忌嗣是為孟懿子　貜將死召其臣謂之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必屬説與何忌使事之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叔孫舍至自晉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强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强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强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曰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胡傳巢楚之附庸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隣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内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大

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巢吳楚間小國劉氏以為伯爵國是也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後遂從楚杜氏註楚邑非也　季氏私考州來及巢皆楚東屬國而近吳界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況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讐乎吳自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遏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宜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

急於復怨直待楚平王之怠始滅州來至於王僚亦勇於鬬長岸雞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恢楚境夷末所養之鋭其在今日乎楚平王智謀才畧不下於僚然而兵頓境蹙漸非吳敵豈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而姑欲厭戰以息民也栢舉之大敗已蠱於此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兹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托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鞅子會晉趙鞅成之子武之孫宋樂大心祁黎族兄衞北宫喜

佗之子 鄭游吉祖公子偃字子游故以為氏即子太叔公孫蠆之子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胡傳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名伯與南宫嚚䇾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黄

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 季氏私考敬王既立名集諸侯時政在大夫故諸卿為會夫久而方謀謀而即散使敬王三年居外始入成周則諸大夫不能急定王都亦可見矣然十國咸集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戍之令猶足以係屬國

人他日成周之城實基於此視前年晉人圍郊之氣勢不同矣非敬王得位以正能服人心諸國安能無異議如此哉

有鸜鵒來巢

西亭辨疑按羅氏爾雅翼鸜鵒江以南皆有但不踰濟生本巢居亦非穴處此義在非所有而有不以巢為義也逐君之兆亦太泥　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

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吴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上旬之辛）大雩季辛（下旬之辛）又雩

辛者郊之日也大雩而用辛可見其祭帝矣

胡傳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

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胡傳内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禄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

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按意如之無君甚矣豈肯有登臺之請請察罪於沂上請囚于費請以五乘亡乎即有之亦是詐情知公必不能勝而姑為是說以相欵爾至於叔孫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舍方不欲舍中軍何忌方居喪學禮未與國事寧肯縱其司馬㓂西北隅以救季氏寧肯殺郈昭伯以伐公徒

蓋當時季氏自文其奸有此一種議論而左氏誤信傳聞故輕載於史傳如此要未足為信據也季氏私考云意如忿然逐君無復臣禮此易明之惡也而傳皆歸咎於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今濟南府禹城縣有野井

季氏私考公知齊人不拒而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逆而唁之亦可以見景公能不失禮矣景公自守之君也何以責其能定魯哉而況公初至之時齊亦

未能遽為謀也先儒謂譏其無納公之實蓋要其終而言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王氏經世按平子雖有異志改立君其所未敢也昭子而在則納公之事昭子以身任之通外内安衆心必克有成而後已此固昭子之心也何至遂祈死而自裁乎此年春昭子在宋樂祁巳知其將死則昭子實壽終耳季氏逐君為之徒者衆矣昭子謀歸安衆

而後納公蓋欲安定季氏伐公徒之衆也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二家同情使叔孫不如鬫亦必不能助公以伐季氏而可望以誅駿戾乎愚按叔孫氏於公伐季氏時決無陷西北隅救季氏事已辨之於前矣即其司馬駿戾有此亦決不出舍意王氏經世以為三家同情恐未然大段意如在當時權勢已盛舍欲助公以伐之恐力有所不能季氏廉欲其正駿戾之罪而誅之恐亦力所不能也惟欲謀安衆而後納公

此最策之善者惜乎天奪之速而不克遂其志爾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今開封府杞縣城中有曲棘里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

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别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胡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絶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

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　季氏私考齊侯取鄆取之為已有以居公也公不能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十年齊人來歸鄆田可以見鄆田之在齊也故取繫於齊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胡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

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濵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廵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季氏私考公來居鄆曰至自齊則公蓋自野井入齊國都齊既取鄆而始來居耳若本末至齊則當書至自野井與至自乾侯同例矣王

禚氏謂公自野井來居于鄆非也

夏公圍成

季氏私考成者孟氏之邑也在魯北鄗費在魯東南而距成爲遠郈在魯西北而與成爲鄰公方在鄆則又近於郈南者也三家之中叔仲賦常不闕自公失國以來費倚季孫專横而又遠絶不復能治矣雖郈成近鄆亦皆效尤不服公閔叔孫舍舊忠猶愛於郈而郈以近故亦畧親焉惟成賦之不共則公之所責

備者也於是親發郈衆越郈以圍之以求遂所欲夫孟氏世忠公室而成亦素馴特以刼於季氏而仲孫何忌服喪未預國政故不暇治其私邑耳然方受學仲尼必明於事君之禮公若感之以誠待之以禮使得盡力於君臣之間或能改革意如之惡以共張公室况於成乎公不知出此輒震以威畏强臣而獨誅有禮何以服民使臣哉公之所以終於客死者亦其自取也私考又按梁丘據受季孫貨而說齊侯使不

納公其事不可謂無但景公方信用晏子必不為據言所動其所以不納公者亦由其本無遠志而又見公甚失人心故但居之於鄆使不失所則自以為盡職矣於景公又何深責焉若謂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晏子必不勸君為此而亦不合於經公圍成之書也　西亭辨疑經不書齊公子鉏則公自圍成而已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名即成六年齊取之鄟

當在齊魯界上

季氏私考按此盟盖昭公欲齊納已勸之以糾合也而景公志不及遠雖集諸小國不過為參盟而已實不能謀納公也景公爭霸之略止於如此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壬立是為昭王改名軫

平王長子建費無極譖出奔宋至是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母又非嫡欲立王之庶弟子西子西不從乃

立壬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胡傳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蒻其世適之罪著矣　季氏私考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而始得入于成周者以子朝倚尹氏為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觀左傳稱王子朝入尹而成周人戍尹可知矣故書曰入入者難詞也敬王能自樹立不為權臣所以

舍王城而入成周將於此别立基焉既立而王子朝奔楚王室遂定亦可謂賢矣特以威權久去勢已倒持雖有一二親臣亦皆權謀餘習故其初政雖有可觀而其後亦遂不振惜哉　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　文武都豐鎬是西京名為宗周周

公營東都于洛陽是東京東京之旁又置一邑曰成周遷殷頑民于此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東京之王城敬王畏之故定都成周也趙氏錄疑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盖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盖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

尹氏名伯盈毛伯得以王子朝奔楚

胡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

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卒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季氏私考尹氏為卿卿本子爵而序于召伯毛伯之上則二伯乃大夫之字杜元凱謂伯為爵者非也以王子朝奔楚見子朝制在三臣卒至於敗而三臣迷誤子朝之罪

著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夏四月吴弑其君僚

季氏私考左氏以為公子光使專諸刺僚也夫光既臣僚矣則宜以光為首惡而經曷為稱國以弑也稱國以弑者國人之所欲共廢而衆殺之之辭也　僚越光而代札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

光也故稱國弑

楚昭殺其大夫郤宛郤氏宛名蓋必晉郤氏仕楚為卿者

季氏私考按左氏費無極譖郤宛令尹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郤宛聞之遂自殺稱國者假國法以殺之也不失其大夫則非有先絕仕籍之罪矣凡書殺大夫者必有關於大故郤宛之殺意者以平王時屢不得志於吳而歸咎郤宛乎

秋晉頃士鞅宋元樂祁犂喜之子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

班人滕悼人會于扈

胡傳按左氏扈之會謀納公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戌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汪氏曰此年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廢天討矣春秋序于扈之大夫而無貶辭盖以籍秦致諸侯之

戍于周猶能踐戍周之言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 莊 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録也春秋所以録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黒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

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今廣平府成安縣

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也齊

侯使高張偃之子是為昭子來唁公

胡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

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

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

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隣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

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汪氏曰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奚益哉

公如晉次于乾侯

按左氏載平子每歲買馬歸之於乾侯與昭公黙務人而立公衍為太子夫公在外何暇易太子此事無有也歸馬之事出於詐容有之蓋欲齊晉知其事君如在國而然猶然前此登臺之請皆欲自文其奸以

欺人爾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胡傳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

其從者又皆芟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
𡙡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
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
為後世戒　屬詞昭公見出於季氏齊侯取鄆以居
公四年於此矣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鄆潰者季氏誘
鄆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
君之事故特書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潰而公無所容矣故寄居于乾侯　胡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　吳澄氏曰居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鄭游吉弔且送葬魯時昭公在乾侯不得通于晉必

季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其不臣甚矣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季氏私考左氏稱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則是降也既降胡為而又奔哉盖奔者不為吳人所

得而避難竄走之名也舉重而言則但當書降今書

奔楚則必未降吳也其書名特以屈服於楚故耳何

必附為降吳之說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盈之子 罃之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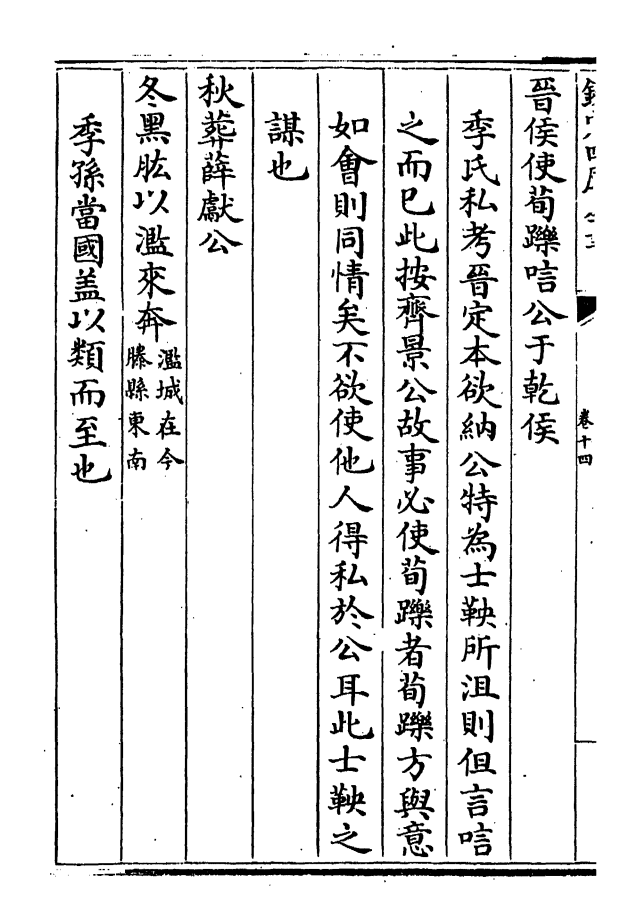
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 意如出君晉人不能討使荀躒名意如至適歷欲其奉公以歸

胡傳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

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季氏私考按適歴非晉都也意如至此待命耳是時晉定公初立有嗣霸之志覲成周之城名陵之會可見矣故以師納公之意不可謂無

使非士鞅取貨而私於季孫則昭公豈至於客死晉侯墮其術中而反使荀躒出會何以為盟主此伯業所以卒不能復也歟　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東詞伏罪皆外飾詐偽以欺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獻公卒子宣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季氏私考晉定本欲納公特為士鞅所沮則但言唁之而已此按齊景公故事必使荀躒者荀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於公耳此士鞅之謀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濫城在今滕縣東南

季孫當國蓋以類而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公在乾侯取闞杜元凱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按須昌即今東平州

取闞不言公蒙上文也鄆潰而公寓乾侯無所仰給故取闞　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

夏吳伐越

季氏私考趙鵬飛氏曰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

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定會晉韓不信貞子之子起之孫齊高張景宋景仲幾衛靈世叔申儀之孫鄭獻國參子產之子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奉天子之命以紓諸侯之戍也　屬詞據傳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夫魏舒以國卿干盟主之位尋諸侯

平丘之盟於王都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其弊至此故狄泉之盟與魏舒皆削而不言　季氏私考敬王以正得國而又能自樹立故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之城非為城把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遶入城内矣工役大興侯邦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豈能協一如是書此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霸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

則後遂謂之京師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胡傳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戒　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四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

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慼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鄟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

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四